

詹宏志作品集

詹宏志 著

人生一瞬

人生一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一瞬/詹宏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
(詹宏志作品集)
ISBN 978-7-309-08460-3

I. 人… II. 詹…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803 号

人生一瞬

詹宏志 著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181 千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60-3/I · 639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n Memory of My Father

一个人出生到这个世上,就是生来走一趟旅程。
Each man born into the world is born to go a journey.

—— 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自序

记忆金库

金库开启，记忆惊飞。

就在某一天，像一群拍翅惊散的蝙蝠一样，那些本来在记忆仓库里沉睡的尘封片段，没来由地突然成群扑到我的脸上，挥也挥不去。但当我倒反过来想要捕捉它们，却怎么样也捉不着具体的重量与形状。

那些片段常常是童年记忆里的某种感官记录：昔日住家榻榻米暗角微微晃动的光影、光影中轻舞漂浮带有热炒蒜头味道的灰尘、灰尘中震动着远方收音机里歌仔戏令人昏昏欲睡的哭调唱腔、哭调唱腔声中有一支热天午后行进中锣鼓喧哗的葬礼队伍……

或者是一些脑中浮现的默片一般的凝结场景：傍晚时分小学教室泼水后清凉的红砖长廊、操场边上空荡荡的单杠铁架与低眉静默的榕树群、后

山上排列整齐的香蕉园和凤梨田、一名少女在楼梯口回眸时哀怨的眼神……

那些喧嚣交杂的声音、放肆挑逗的气味，以及刺激夺目的颜色，有时候无比清晰，有时候泛白模糊，我不免要疑惑，那些官觉库存都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实的，为什么当我想要记得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嘲弄似地忽远忽近、游离不定呢？或者它们是扭曲或虚构的吗？如果是虚假的，那么，由这些记忆片段所建造构成的我自己，到底又是谁呢？

就在某一天，我突然记起这许多事情和画面来。年轻时候的我，无暇回顾平淡生活的过去，在汲汲营营的职场社会里一心向前，心思被办公室的争权夺利占满，浑不知这些片段画面记忆对我的意义。父亲过世的那个晚上，我沉默地载着他的遗体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细雨蒙蒙，路灯闪烁，小货车湿漉漉的车轮唰唰唰地转动着，仿佛奔向不再有光明的未来。我不知道该伤心还是该专心，思绪难以集中。忽然之间，记忆仓库打开，灰扑扑冲出来千百只蝙蝠，无方向地散落乱飞，洒得我满头满脸。从那之后，往事盘旋，思绪就停不了了，我常常陷入在某件意义不明的记忆里。

我猜想，我不但失去了父亲，大概也已经不再年轻了。

那个细雨奔驰的晚上，我和车内父亲的遗体沉默相处着。我坐在前座，他躺在小货车后厢平坦处，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红布盖着他，微微呈现一个人形，这倒是很像他生前我们两人的关系，我总是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虽然负责葬仪的妇人一再交待，我一定要一路向他解释路途，并提醒他过桥，免得他成了迷途的鬼魂，但我还是

开不了口。他是我的父亲，他带着我走过深山和城镇，他永远是认得路的。

记忆中我和父亲的直接对话，总数也许不超过一百句，我们好像没什么可讲，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好像不是建立在对谈之上。在家里，父亲好像不是小孩倾诉的对象，母亲才是；可是父亲也不曾责备我或处罚我，母亲才会。母亲是家中情绪的核心，父亲的存在则像一片布景，标示着这个家庭的来历，却没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小时候，经常不在家的父亲总是在夜里回家，早上我偷偷打开纸门窥看，一床红被面裹着一个耸起的人形，就像现在车内的他，蒙头盖着，安静地，沉着……

往事袭向心头，后来的一段时间，我暗暗咀嚼记忆与追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想到几乎天底下什么事都谈的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我在他的全集里找了一找，果然也讨论到灵魂、官觉和记忆，在他一篇叫《关于记忆与回想》（*On Memory and Reminiscence*）的短文里，开宗明义便问道：“记忆的对象是什么？”接着又自答说，我们不可能记得未来，未来只能做为意见或期待的对象，我们也不可能记得现在，因为现在是知觉感受的对象，与记忆有关联的，只能是过去。

记忆，既不是感受，也不是观念。记忆，是时间流逝后我们的某种知觉或观念的状态或情感。因此，所有的记忆，都隐含着一段消失的时光。

是呀，消失的时光。我所有的记忆，代表的就是所有我已经失去的时光，无知的、青春的、不那么青春的，即使是不愉快的伤害与伤

痕，如今也成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正是因为失去了，它们如今都成了我的美好过去。

但我们真的不能记得未来吗？在我沉溺于过去的时候，我仿佛回溯了人生的许多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都曾经有两条以上的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回想之际不免沉吟，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会如何？另一条路会把我带到另一个天堂或者是另一种地狱？那里显然有另一种未来，另一种人生，另一种身份，另一个场所，以及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

但我当时想象不同，我选择的是一种我以为会发生的未来，也弃绝了我以为我不想要的未来。这些未来显然都过去了，有的没有发生，有的胎死腹中，然而我还记得它们吗？有的我记得，有的则踪迹难寻，有的则混在伪装的记忆里，成为我人鬼不分的困惑，我有时候要问自己：“这是发生过的事吗？还是仅仅为我曾经拥有的想象？”

追问过去，是老去的表征，但这也只是自然规律，并不丢脸。我甚至因而有了写作的冲动，我想记录自己的来历，甚至包括了形成我雏形的1960年代的台湾，以及人生的某些片段流连。这个冲动，也许和初民或原始部落在文明的曙光里记录民族的起源和迁变，并无两样，而记忆的结果，究竟是神话还是真实，也一样难以考究。我的意思是说：“别追问我真假了，如果真实的记忆有破洞，我只能用虚构想象把它补起来。”我无意骗人，我只是不愿见到往日自己的人生满是遗忘的空缺。

我把这些记录所得，一篇篇写在当时刚在台湾创刊的《壹周刊》里，成为一个专栏。一年之后，我停了笔，然后又花了四年来修改它。

也没改什么，每天加一个字减两个字，一种口气换到另一种口气，改了好像没改，却花了好多时间。也许寻找记忆往事的人，流连在已经消逝的时光，眷恋不肯离去，也是自然的。

现在时间到了，我决心把这些文章印出来了。我想象这是一个人与记忆（或是遗忘）搏斗的记录，因为是关于记忆，所有的故事也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都隐藏了一段失去的时光。那一段段时光，相对于永恒的时间，如露如电，似泡沫又如幻影，只能和昔日专栏的名称一样，叫它“人生一瞬”吧。

1956	
记忆之柱.....3	
1958	
煤炭堆上的黄蝴蝶.....9	
1959	
父亲回家时.....14	
1960	
水中之光.....19	
1960	
海上漂流的花朵.....25	
1961	
罗斯金的愤怒.....30	
1961	
蛇.....36	
1962	
木瓜先生.....42	
1962	
张望者.....48	
1964	
我爸爸的恐龙.....54	
1967	
穿山小孩.....59	
1968	
后车站.....65	
1968	
繁星若梦.....71	
1969	
风雨中的计算机.....77	

- 1969
山路83
- 1970
珊瑚礁中的龙虾89
- 1970
小刀95
- 1970
稻田舞女101
- 1975
当睡人醒来107
- 1978
但愿少年有知113
- 1982
孔子雕像下119
- 1982
咖啡应有的样子125
- 1984
咖啡馆里的革命者130
- 1986
依莎贝拉的来信136
- 1997
给我全世界141
- 1998
赛莲之乡146
- 日本·四国
祖谷温泉155
- 日本·日光
治愈的旅行163
- 日本·山阴
山阴道上169

日本·九州岛
惊喜的晚餐174

日本·九州岛
火与海的国度180

日本·东北
奥入濑溪谷186

日本·立山
雪埋的旅馆191

日本·北海道
烟中巴士196

日本·北海道
国民休暇村201

日本·北海道
雪国的诱惑207

日本·北海道
三大蟹邂逅212

日本·北海道
冰下鱼218

日本·北海道
步行食游223

美国·加州
史蒂文森穷病之处229

美国·波士顿
波士顿的私家侦探234

美国·鳕鱼角
鳕鱼角的同性恋旅馆239

美国·德州
距离245

美国·纽奥良
回到沼泽地251

法国·巴黎
菜单上的语言257

法国·巴黎
来到巴黎的康有为263

英国·伦敦
献给约瑟夫·虎克268

意大利·翡冷翠
一个人的餐酒273

尼泊尔·那加阔
喜马拉雅山麓下278

尼泊尔·那加阔
在那遥远的地方283

俄国·堪察加
走到世界的尽头289

中国·香港
富丽怪奇295

辑
一
·
时
间

小说家的虚构想象，有时候架构宏伟壮丽，力量巨大无穷，令人好奇他们想象力的来源。我自己就常常好奇，写出《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1816) 当时才十九岁的少女天才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1797—1851)，她年轻纯净的心智中，那些石破天惊的奇怪想象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想出把坟墓里盗来的肢体，一块一块加以拼凑，佐以电流，就赋予了生命，成为一个全新但丑陋的“人造人”？我猜想，或许这个构想是从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的《利维坦》(*Leviathan*, 1651) 来的，因为霍布斯很早就主张，人不过是和钟表一样，是一种由发条和齿轮所构成的